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 哲学

*What is philosophy?*

## 哲学是什么？

[美]C.P.拉格兰 [美]萨拉·海特编

韩东晖 译

 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What is philosophy?*

# 哲学是什么？

[美]C.P.拉格兰 [美]萨拉·海特编

韩东晖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是什么?/[美]拉格兰,[美]海特 编;韩东晖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What is philosophy?

ISBN 978-7-01-014535-8

I. ①哲… II. ①拉…②海…③韩…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7390号



### 哲学是什么?

ZHIXUE SHI SHENME

[美]C.P.拉格兰 [美]萨拉·海特 编 韩东晖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3.5

字数:16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4535-8 定价:4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原书名:What is philosophy?

原作者:C.P.Raland & Sarah Heidt

本书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年版本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09-2024

# 目 录

Contents

导言：作为行动的哲学思考	/ 1
1 什么是哲学？	/ 24
2 寻求自身的哲学	/ 47
3 理由、表达与哲学事业	/ 76
4 哲学：启蒙的辩护，启蒙的批判	/ 100
5 公共哲学与国际女性主义	/ 125
6 什么是哲学？独断论形而上学 终结后的哲学视角	/ 157
作者简介	/ 188
索 引	/ 191
译后记	/ 208

## 导言：作为行动的哲学思考

人们不能学习哲学；因为哲学在哪里呢？谁拥有哲学呢？根据什么来认识哲学呢？人们只能学习哲学思考（philosophize）。——康德《纯粹理性批判》<sup>①</sup>

苏格拉底惹恼了他那个时代的职业教师，也就是智者（the sophists），因为他一个劲地质疑智者们的工作。苏格拉底想知道：“你们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98年4月

---

<sup>①</sup> 这里有必要给出上述引语的上下文，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康德的主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先验方法论”第三篇“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中说：“一切哲学知识的体系就是哲学。如果人们把它理解为判断一切哲学思维尝试的原型，它应当用于判断每一种其体系往往如此多种多样并且如此多变的主观哲学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把它当做客观的。以这种方式，哲学就是一门可能科学的纯然理念，这门科学不能在任何地方具体地被给予，但人们可以沿着种种途径来试图接近它，直到发现唯一的一条为感性所遮掩的道路，而且成功地使迄今不适当的模仿在人们被允许的程度与原型相同为止。在此之前人们不能学习哲学；因为哲学在哪里呢？谁拥有哲学呢？根据什么来认识哲学呢？人们只能学习哲学思维，也就是说，遵循理性的普遍原则在现存的尝试上施展理性的才能，但始终保留理性的权利，即甚至就其源泉而言来研究和证实或者抛弃那些尝试。”（A838=B866，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4—535页。）——译注

在耶鲁大学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又反过来落到与会的七位著名哲学家头上。这七位哲学家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哲学教授和研究生，听众向他们发问：“什么是哲学？我们的哲学教授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又应当做什么？”本书就是该次会议的论文集。<sup>①</sup> 尽管本书中的论文是写给由学者组成的读者的，但对于本科生和受过良好教育但并非哲学家的读者来说，仍然不难理解。

- [1] 海德格尔在反思哲学的本质时，曾评论说：“当物的本质被质问，而物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与此同时，人与那被质问的东西的关系也变得不确定，甚至被破坏，在这样的时代，物的本质的问题便苏醒了。”<sup>②</sup>我们似乎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因为对于哲学曾经是什么，应当成为什么，当代哲学家的想法已经莫衷一是了。哲学在更为广泛的文化中的作用也相当不确定。从欧洲方面看，阿佩尔(Karl-Otto Apel)觉察到公众对哲学的兴趣在激增(本书第六章)。雷彻(Nicholas Rescher)在1992年谈及“北美哲学现状”时却认为，尽管哲学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地位稳固，哲学活动也一直繁荣，但

---

① 本书收录了除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之外在会议上发表的全部论文。

②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William Kluback and Jean T. Wilde, Albany: NCUP, 1956, 43)。【本句引文从英译文译出。参考从德语译出的相关中译文：“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某物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当做关于本质的问题。向来只有当被问及其实质的那个东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同时，人与这个被问及的东西的关系已经变得不确定或者甚至已经被动摇，这时候，关于本质的问题才觉醒。”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93页。——译注】



“对更为广泛的文化几乎没有影响”。<sup>①</sup>

尽管“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莫衷一是，但在实际的哲学活动中，却有极大的一致性。这就是说，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在实际从事着一种在大学里蓬勃发展的学术职业。这种职业内部的主导观点似乎是这样的：“真正的”哲学家与单纯的哲学教书匠不同，哲学家是“也在其研究领域发表著述的哲学教授”（见本书第二章）。这种观点把哲学视为一种产业化生产，导致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著作和期刊论文的数量剧增。尽管当今产业化了的哲学家著作普遍质量极高，技巧娴熟，但这些哲学家却要冒着出售其出生证的风险，即放弃苏格拉底式的精神，以换取职业地位和声望。于是，谁掌握了特定的技术手段，谁就被赋予了职业的合法性。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斯托德（Barry Stroud）悲叹道，当今哲学中的匠气常常使之“枯燥无味、空洞乏味、令人腻味”（本书第一章）。

不过，最重要的是，斯托德也注意到，这种“职业化的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其哲学性质是不充分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不啻为哲学的缺席”。在斯托德看来，这种职业化往好处说，导致的是“自满”，往坏处说，则是“盲目”，是对在哲学上真正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伍德（Allen Wood）指出，哲学是“自我反思的活动”（第四章），因此若视自己的本性为理所当然，则必定丧失自身。斯托德认为，如果哲学家不再视其工作的本质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则有可能让哲学这个学科摆

<sup>①</sup> 雷彻：《今日美国哲学》（Nicholas Rescher，“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 *Review of Metaphysics* 46(4), 734）。



脱某种程度的浅薄,而这种浅薄是自己加之于自身的。他吁请大家严肃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是哲学?”

不过,我们为什么认为哲学家探究哲学之本性的必要性,甚于艺术家沉思艺术之本质的必要性呢?<sup>①</sup> 画家之所以伟大,并不是根据他在艺术理论中的沉思来衡量的,而是根据其作品的质量。同样,要想把工作做得精彩,似乎也不需要哲学家一头扎进关于哲学之本性的问题上。正如伍德所说:“哲学反思获得其重要意义的途径,与其说来自其仅作为哲学反思的本性,不如说来自对其反思对象的发现,这些反思对象包括知识的本质、善、美等。”

哲学本性的问题并非突出的哲学问题,没有写过关于元哲学的文章的哲学家也能成为大哲学家。倘若哲学从其他问题中抽身而出,转而沉迷于对自身本性的探讨,那么哲学恐怕很快就不再有趣了。而且毫无疑问,许多大哲学家从未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留下只言片语。伍德正确地认为,哲学的价值在于搞清楚什么不是哲学。斯托德本人就说:“仅有哲学活动本身是不够的,总是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反思或开始探究。总会有某种东西,我们要去思考,要努力去理解,世界也总有某种现象或某个方面是令人困惑的……必定有某种东西虽与我们密切相关,却不是哲学。”然而,“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看起来的确是哲学必要的组成部分。本书所有作者都同意,哲学是(或其目标是)针对概念和推理的无情而全面的考察和批判。不过,正如斯托德指出的,如果哲学虽考察和批判

<sup>①</sup> 关于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类别,参见哈里斯(第二章)、伍德(第四章)和斯托德(第一章)中的论述。



其他学科的基础概念，却不质疑自身的核心概念——例如，什么使一种理论成为“哲学的”，“接受”这种理论是什么意思，等等——那么，哲学就做不到无情和全面。“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的哲学告诫适用于作为哲学家的我们，恰如它适用于作为人的我们一样——即便作为人的自知之明要比作为哲学家的自知之明重要得多。

对于学院哲学的自我反思特性而言，过度职业化不仅是威胁，也是屡遭宣告的“哲学终结”的症候。哲学的传统目标在于清晰而完整地洞察人性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但由于学术职业化的特征造成了无情的劳动分工，这一目标似乎消失无踪了。<sup>①</sup>

不过，这也许不是真正的损失。也许哲学家不再努力构造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实际上是件好事。本书作者中有些人就认为实在的绝对起点或绝对构想的观念是成问题的。例如，斯托德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取得超然独立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世界，尽管哲学也许热切追求这种立足点，但我们实际上能够获得的理解方式就是人对自身的理解。没有“无立场的超然视角”（view from nowhere）。可以说哲学的多样性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的标志，宏大的哲学策略要么注定失败，要么把我们引向危险的方向。

然而，放弃这种总体化的洞察是否等于哲学的终结呢？<sup>[4]</sup> 勒维纳斯说：“在哲学的当代终结中，哲学重获新生。”<sup>②</sup>雷彻

<sup>①</sup> 这种对哲学传统目标的刻画来自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参见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1）。

<sup>②</sup> 勒维纳斯：《与勒维纳斯面对面》（Emmanuel Levinas, *Face to Face with Levinas*, ed. Richard A. Cohe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33）。

则说道：“如今，就传统上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而言，戳穿它们而不是去研究它们，让学术陷入了更大的混乱。”<sup>①</sup> 尽管本书中的哲学家们广泛关注了所谓的哲学之死，但他们同样表达了对哲学之未来的明确兴趣。尽管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之间不乏差异，但都表现出与哲学传统的极其紧密的连续性，针对哲学事业的“世纪末幻灭”心态，也表达了乐观主义的回应。

“什么是哲学？”——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答案。这至少是部分地因为这个短得要命的问题包含或引发了其他许多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就很棘手。本书中的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更精确地界定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他们也都得出了与众不同的诠释。不过，大家在三个重要方面观点相近。

首先，他们看来都同意，“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说明哲学如何不同于其他学科和社会行当。我们问什么是哲学的时候，也在问什么不是哲学；这就是说，我们力图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划界。我们能够较少争议地说，哲学旨在获得对世界的某种非常普遍的理解。例如，斯托德说哲学是“对世界的极为普遍的各个方面的反思，特别是包含或影响人类生活的那些方面”。这种观点与塞拉斯的主张相呼应：哲学家旨在认识“事物，就这个词最广泛的意思而言，是如何与这个最广泛的意思结合在一起的”。<sup>②</sup> 不过，这种对哲学的刻画未免过于含糊。诚如斯托德所言：“人与宇宙其他领域

---

① 雷彻：《今日美国哲学》（Rescher, “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 737）。

② 塞拉斯：《哲学与人的科学形象》（Wilfrid Sellars,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tific Image of Man,” in *Frontier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d. Robert Colodn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2, 37）。

的关系,死亡与人的有限性,个人与他人互动的适当方式,就 [5]  
 这些方面的基本特征而言,每种文化都拥有一些关于它们的思想  
 和态度。哲学固然是关于这些方面的,但并非每一种全面理解  
 它们的方式,甚至每一种思考它们的方式,都算是哲学。”

从非常一般化的哲学主题出发,轻率地刻画哲学的特征,  
 其实无法回答划界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有种直觉,以为哲学  
 、宗教、艺术和科学各不相同,尽管它们都旨在(至少部分地)  
 表明,事物如何在极其普遍的意义“结合在一起”;我们想得到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用来解释那种直觉。尽管本  
 书中大多数篇章都处理了划界问题,回答的方式却大不相同。<sup>①</sup>

其次,作者们认为“什么是哲学”大体上是个规范性问  
 题。这个问题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维度。若自描述性维度发  
 问,此问题就意味着“事实上哲学是什么?”;若自规范性维度  
 发问,则意味着“哲学应当是什么?”<sup>②</sup>虽然这里的绝大多数文  
 章都以某种方式讨论了有关哲学的事实(特别是哈里斯和阿  
 佩尔考察了哲学学科的现状),但大体来说,关注的焦点是规  
 范性问题。<sup>③</sup>对规范性的专注透露出了重要的东西:哲学也

① 实际上,在耶鲁会议上,罗蒂似乎认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划界方式是“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引发的最有趣的工作。他问道:在过去的那个世纪中,区分哲学家与其他西方知识分子的是什么?通过这个问题他为自己重新表述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② 试比较伍德在第四章中对此问题的两种形式的区分:分析和辩护的。

③ 例如,伍德说,他“只想说说我认为哲学迄今为止是什么(当然不会说得有多完美),以及哲学中哪些最重要的部分应当继续存在下去”,阿佩尔力图为自己回答“我认为哲学应当是什么”,努斯鲍姆说哲学家善于批判性反思“思考社会的所有思想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所有公民)应该做、通常却没有做的分内工作”,从而隐含地根据规范或批判性反思的理想而定义了哲学。

许需要事实来说明,但主要聚焦在宽泛意义上的规范性断言,这些断言或者关乎我们应当如何思考,或者关乎我们应当如何做事。通过处理规范性问题,许多作者看起来都同意:“哲学的主题就是一切装扮之下的规范性”(布兰顿,第三章)。

最后,所有作者都同意,哲学不能仅仅还原为一组问题,一套学说,一系列结论。正如斯托德所言:“哲学绝非一些学说或真理,而是一种活动,其中心或目标也不是去发现这样的[6] 哲学论题或学说。”对斯托德来说,哲学是一种质疑的方式,永远不能停留在既定的理论当中,因为哲学“依赖于恒久的好奇与无尽的探求”。但并不是所有作者都赞成斯托德的这一最终结论。有些作者认为,即使哲学的终结始于对论题(thesis)和学说的信仰,哲学至少也以确立这类断言为目标——“哲学论题”是哲学的 end,既是其终结,也是其目标(telos)。另一些作者甚至认为哲学不仅包含对某些种类论题的探索,也包含对它们的信仰。但是,所有作者似乎都赞同斯托德的观点,即我们不可能根据业已确立的论题来定义哲学。即使存在一本《哲学问答手册》(catechism),也就是哲学问题和答案的完整清单,通过阅读这份清单,谁也不可能了解什么是哲学。因为哲学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在于它所产生的答案,或所问及的问题,而在于问及这些问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尽管作者们对哲学是否产生答案、甚至是否以答案为目标,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都赞成哲学是过程而非产物。在以描述性或规范性的方式处理“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之前,他们不可避免地改造这一静态的问题,通过聚焦于哲学活动本身而动态地构思哲学本质的问题:什么是哲学思维?把哲学理解为活动而非产物,作者们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行为,而且还包括行为者和



目标。谁是哲学家？他想去实现什么？但是进一步说，哲学家对什么、对谁负有责任？为什么要进行哲学思考？

本书中的哲学家重返这个曾经激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基本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论证，最有用之处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生活，因为“真理激励着那些理解真理从而按照真理生活的人”。<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说得对吗？哲学是一种纯粹理论的活动呢，还是也有实用的意蕴？哲学是自足的理智追求，还是扩展到我们在学术研究之外的实际生活方式？伍德认为，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努力尝试：独立理解世界，并在世界中发挥作用。倘若如此，我们就应当考虑，如果抛弃了整体化的视野，哲学的社会功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不断增长的技术化和学科的碎片化，会不会让哲学家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思想劳作者，而哲学就是纯粹理论的事业？21世纪的哲学家能否针对社会的大变局作出独一无二的贡献呢？

对于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大踏步、强有力的发展，普通公众，甚至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公众，均不甚了了，固无足怪。当代哲学的抽象性和难度自然要负一部分责任，但哲学家也将原因归咎于当今实证主义时代中哲学的职业化。伯奇指出，哲学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的交流渠道“极不通畅，着实可悲”，而“实证主义对绝大多数非科学的文化的认识价值过于苛责，这两个方面或许应负大部分责任”。<sup>②</sup> 伯奇的评论阐

---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X: i, 1172b, 4-7）。

<sup>②</sup> 伯奇：《语言与心灵哲学四十年：1950—1990》（Tyler Bur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Mind: 1950—1990,” *Philosophical Review* 101(1), 3）。

明了斯托德等作者所看到的在科学的自负与我们时代哲学的贫乏的职业化之间的关联。近来世界哲学大会组委会表达了这样的关注：哲学的各个领域变得如此专门化，以致于哲学本身也变成越来越不相干的多个学术子领域了。在本书中，努斯鲍姆特别批评了一部分哲学家，他们不能或不愿克服其专业习惯和表达习惯，以有效地赢得其专业之外的读者。

努斯鲍姆的文章“公共哲学与国际女性主义”（第五章），表现出她致力于影响世界的努力。在她看来，为引导公共生活作出贡献，这是哲学的某种生死攸关的东西，因此哲学应当在国际政治论争中发挥作用。努斯鲍姆说，哲学家要做许多超越苏格拉底式质疑的活动：他们必须批判性考察经济模型和论证，参与医学伦理学的争论，分析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概念，以及建构理论，等等。她主张，哲学特别适合于那些精细、严格而富于批判性的概念工作。对哲学基础性概念的哲学探究，“有时被视为在理智上过分苛求的例子，然而，其实际后果相当重要，需要在实际的政治纲领中加以说明”。

努斯鲍姆要求我们澄清概念，那么，其实际意蕴何在？她自己的工作力图向经济学家表明，他们的模型作出了实质性的哲学承诺，因此应当受到仔细审查。她与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合作，力图让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特别是“生活品质”的概念。努斯鲍姆主张，当前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幸福观，即主张幸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欲望满足紧密关联的思想，都过于简单化了。他们两人要告诉政策制定者，发展中国家中的女性

是“富裕的”，即便她们仍然面临严重的压迫和虐待。那些采取粗陋的幸福观的经济学家是看不见这些虐待的。通过澄清生活品质思想，并付诸理性批评，努斯鲍姆和阿玛蒂亚·森希望确立通往幸福的“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根据这一取向，“生活品质不应从满意与否、甚至资源配置的方面来衡量，而应当在人类发挥其功能的若干核心领域中，从人们实际能做什么、能成为什么来衡量”。<sup>[9]</sup>

哲学将当前幸福观的缺失暴露出来，提出了更好的替代性取向，假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愿意倾听哲学家的观点，而哲学家也愿意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表达其思想，那么，哲学就能够在现实中有助于改进发展中国家贫困妇女的生活。努斯鲍姆认为她的项目就是一个范例，表明“关于愤怒之本性的极其抽象的观念、贪婪的社会起源等方面”的哲学关注，如何针对公共政策制定者，“把世界以前没有的批判手段赋予之，把以前没被命名的恶习的名称赋予之，等等”。她主张，哲学能够提供基础性、系统性的理解，能够指导我们开处方、制定法律。

不过，其他作者主张，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职业技能”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哲学家可能会声称掌握了有关实际问题的职业技能。这种担忧在早在哲学起源之时就已出现，例如，苏格拉底宣称自己无知，并批评智者，因为智者在伦理、政治以及其他实际问题上自诩为“专家”；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的表达当中发现这种担忧。如今，就哲学家是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语言游戏”的专家而言，罗蒂就是典型的反对者。罗蒂还说，他并不认为哲学是对任何东西的批判：“我们并不是为了社会批判而需要哲学；我们有许多批判社会的方式：经济学、



社会学、小说、心理分析，等等。”<sup>①</sup>总之，他愿意让我们认识到，“对于我们当前问题而言，理论反思有可能帮助我们的地方实在微乎其微”。<sup>②</sup>

与伍德和努斯鲍姆相反，斯托德主张，哲学既没有实际的结果，也不以此为目标。按照他的观点，“哲学并不是要获得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可以应用于或运用于指导、安排我们的生活。哲学是思想，是反思，从事哲学纯粹是为了理解一些东西，只是为了发现那些困扰我们的世界的各个方面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追求哲学，并不是把它作为更好的生活的手段，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而仅仅是因为哲学是内在地具有价值的活动。哲学享有大学和社会的庇护，“不是因为大学或社会指望它获得的特定结论。哲学活动应当继续下去，这比它应当获得这样那样的特定结论重要得多。真正实质性的东西，并不是以业已获得的结论或确立的命题的形式出现的结果”（第1章）。

哈里斯（第2章）在这一点上似乎处于斯托德和以实际问题为取向的哲学家之间。一方面，他认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即哲学家寻求知识，“并不是因为这种知识会被证明是有用的，或者能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是因为“求知就是其自身的报酬”。所以，“倘若没有这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生活就将是空虚的。”另一方面，在一些方面，哈里斯看起

---

① 罗蒂：《哲学之后是民主》（Richard Rorty, “After Philosophy,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n Philosopher*, ed. Giovanna Borrador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17）。

② 罗蒂：《作为科学、隐喻和政治的哲学》（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s Science, Metaphor, Politics,” in *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